

西藏：远方的上方

祝勇散文系列

TIBET: A Distant Spiritual Plateau

祝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西藏：远方的上方

祝勇散文系列

TIBET: A Distant Spiritual Platea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远方的上方 / 祝勇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5
ISBN 978-7-80742-922-7

I. 西… II. 祝…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1333号

西藏：远方的上方

祝 勇 著

责任编辑	姚雪雪 许 复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6.5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922-7
定 价	27.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自二〇〇二年第一次进藏以后，我与西藏乃至整个藏区的缘分日益加深，它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一个终点，而成为一个起点，一条悠长的、随时可以开始的道路。几年中，我个人的道路几经辗转，在经历人生最大挫折之后，遁迹郊野数年，又远赴美国，在西海岸的阳光下孤独疗伤，但藏区始终没有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它遥远而贴近，冰寒而温暖，有一天，当我再次踏上藏区的道路，我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它。

很多年中，一种冲动左右着我：我要为藏区拍一部摄影集，名字就叫《笑脸》，因为在我的记忆里，西藏是作为一张张笑脸存在的，它出现在孩子、少女、僧侣，以及老人的脸上，像福音，在不同的面孔上游走。当它刚刚从一张面孔上消失，就会立即从另一张面孔上浮现出来。当藏族老人皱纹堆积的面孔变成一张花

安全。它像喜马拉雅山的冰雪一样永不消失，所谓历史的终结是他者的事，而藏区的道路却永无终止，当一个秘密迎刃而解，另一个秘密就会应运而生。

本书记录了我在藏区看到的事物。它的初版本是一部关于西藏的书，而关于四川、青海等藏区的文字，没有收录其中。后来我发现，根据行政区划来对文化区域进行分割，是不够科学的。我们所说的藏区，包括现在的西藏、四川西部、青海南部、云南北部等藏族聚居区，在文化上具有极强的整体性，比如德格，尽管行政区划上归属四川，但它在数百年间，都是藏文化传播中心，与整个西藏的文化息息相关，我们谈论西藏而忽略德格，显然不伦不类。我的《雕版上的德格》一文，以及《香巴拉信使》中有关香格里拉地区整体自然和文化生态的描述，都证实了这一点。初版以《西藏：远方的上方》为名，曾由辽宁出版集团辽宁贝塔斯曼出版发行有限公司策划和发行、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售罄已久，这次把有关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美人谷》合进来，又增补了十余万字，除了西藏西部的古格王朝遗址尚未涉及以外，算是藏文化区域的一个相对完善的文本。

藏区为我提供了一条没有止境的路，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世道轮回。

北京 四旧斋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原序

我知道我的困难，因为我谈论的是西藏。西藏是一个庞大的实体，有着绚烂的外表和隐秘的内部结构，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只能目睹它的某个片断，而永远无法了解它的整体。这是我的宿命，我坦然于这样的宿命。因此，我谈论的是我印象中的西藏，而不是西藏本身。

认识西藏是不可能的。西藏拒绝阐释，更拒绝一知半解。当我们企图以文字或者照片为工具，从西藏的肌体上取下一个切片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仅仅是西藏的碎片，而真实的西藏正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我们视线和生命的有限性，决定着 we 只能是微不足道的过客。西藏的许多事物，都远比我们的生命壮观和持久。但是，即使微小的切片，对我们而言也意味着生命的犒赏。我不需要得到西藏的全部，只要我曾经深入西藏的内部，在阳光下

在最远处，我最虔诚

我曾去过那受光最多的地方，
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

——《神曲·天堂篇》

陈宗烈先生四十多年前的一幅背青稞的藏族少女的照片，
唤起了我对于羌塘草原^①的全部想象。很多年后，当我终于在暴
风雪中气喘吁吁地翻越唐古拉山口，当我在安多兵站的寒夜里被
冻得簌簌发抖，背青稞少女的微笑却总令我对即将到来的道路

① 羌塘草原：简称羌塘，唐朝的吐蕃地图上就标有这个地方。藏语叫“北方高原”，传说是格萨尔王驰骋的疆场。羌塘占西藏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相当于八个浙江省，通常认为其北界是昆仑山、唐古拉山，其南界是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这里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是地球上拥有阳光最多、含氧却最少的地方。

羌塘的两端各有一名镇：青藏线上的那曲镇和新藏线上的狮泉河镇，分别是中共那曲和阿里地委及行政公署所在地。那曲在历史上就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相对繁荣一些；狮泉河是新兴的城镇，地处古代阿里的三围之中。（据卢小飞：《西去羌塘》）

充满渴望。那张照片里只有两位藏族女子，肩上青稞的重量并未削弱她们的笑意，像黄铜的灯盏一样朴实无华的阳光精致地勾勒出她们笑容的轮廓，把翻身农奴心底的幸福定格在一九六一年的夏天里。她们的面孔让我看到了草原上的一切事物，比如氍毹^①——一般在风中摇摆的青稞田、丢落在黄昏里的透明湖沼、在转经筒周围飞速旋转的阳光，或者尘烟深处的藏羚羊温顺的目光……在安多兵站那无法安置的睡眠里，它们即将到来——西藏地图北半部那轮棕红色的高原，带着乡村少女的微笑、和无法形容的神秘幽香。

兵站的夜晚沉闷似铁，毫无敌情观念的我甚至不知在这个人迹罕至的荒野上设置一个孤苦伶仃的兵站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们的住处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手机信号，甚至连电灯也要在九点钟熄掉——为了照顾我们，指导员特地准许延长至十一点。但是很多人显然无法熬到那个时候，白天在暴风雪中翻越五千二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已令许多人体力透支，任何诱惑在此时都抵不过那张咿呀作响的床铺。在冰冷刺骨的公共盥洗室，我看到同行的巴西女孩莉莲那张苍白的脸。她小心翼翼地把

① 氍毹：西藏的著名特产，译成汉语可叫西藏毛料。朗杰雪及羊卓雍错湖附近牧区为氍毹生产中心，其生产的氍毹分为多种等级，最上等的精品称“嘎央”，又称“多比”，以羊脖子和羊肚皮附近的毛织成，格外精细柔软，献给达赖喇嘛制作僧衣，这些羊则是不能宰杀的放生羊。氍毹也作为贡品进献皇帝，据《明史》记载，当时西藏的阐化王（首府设在山南乃东）所贡方物中，就有氍毹。至清朝，王公贵族也可享有氍毹。《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中有关宁国府被抄的描写中，家产中就包括三十卷氍毹。

二

是射进窗户的阳光把我惊醒。在我的肩头，残留着阳光的细碎绒毛，金粉般晃动。骤然置身陌生的时空，使我有些恍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那个风尘仆仆的游魂，今天又在哪里落脚？我急不可耐地寻找着参照物——窗外的风景，以及手表的指针，很清楚，只有依靠它们，才能重建时空坐标。近处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墙壁上写着“迎风斗雪意志坚”一类的大幅标语；远处是苍茫的雪山，头上则覆盖着像记忆一样纯净的蓝天；而我的手表，指向的是五点——凌晨五点，窗外的光亮已如被洗净的餐具，没有任何阴影和凹痕。

羌塘草原是一幅巨大的唐卡，它在我们眨眼的瞬间骤然从天空覆盖下来。行驶在草原的边缘，望向那不可知的深处，我突然升起这样的感觉，而且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愈发强烈。这不仅因为草原有着饱满浓郁的色彩——在经过恐怖的风暴和忧悒的夜晚之后，草原上通红的石头、蓝色的湖泊、橙色的植物、白色的雪山，交织错落成神异的线条和色块，突然陈列于太阳的聚光灯下，令我想起普希金的“西伯利亚的草原多寂静，在四月翻滚。但天空，天空——你的米开朗基罗”。除此之外，还要归因于脚下的道路给我带来一种神秘感——它只会让我看到这幅巨大的工笔画灿烂的局部，而永远不可能让我看到它的整

使在最明丽的阳光下，我也在希冀着另一种阳光。朋友曾问过，打开一本厚厚的地理学辞典，在哪些注解里才能找到被另一种阳光照耀的山川、河流或废墟呢？

三

假如视野中有一个巨大的影子从天而降，千万不要以为神灵下凡，毫无疑问那是只鹰，因鲜花的吸引而降落于地。这是内行的忠告。秋天的草原上星辰般散布着不知名的小花，在花草间颠簸游动的黑影则仿佛某种精确的比喻，暗示着那本体的到来。犹如幻术，草原将苍鹰的投影逐渐放大，并最终将鹰和影子合二为一。

鹰并非敌人——在羌塘，事物之间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关系，这有悖常理的逻辑却是适用于羌塘的一条公式。如同温驯的牦牛，苍鹰是人类的朋友，它陪伴着人们游牧、僧侣朝圣，并且一直将人们送入天堂。苍鹰强健的胃部消化着故人的血肉，人的细胞在鹰的体内继续喘息和游动，人的生命在那里延续着。鹰是盘旋于人类头上的一个精灵，它飞翔的翅膀间贮满了人类的力量。在途中我无数次地仰望它们，如同仰望我故去的祖父。它们的姿态犹如藏文字母一样飘逸舒展、伸缩自如，它们共同拼写成往返于人间与天堂的神秘经文，它们是对天地间这幅无比巨大的唐卡上最具深意的注解。

响动。有人说，我能听见牦牛和季节的交谈。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它就是大地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牦牛的前生是草原上的猛兽，这一履历从它们温驯善良的面孔中找不出一丝痕迹。我们只能从史诗中寻找证据——人类与之斗争的历史曾作为不朽业绩写进《格萨尔王传》。如今牦牛的身份早已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成为人类的朋友，而且成为草原牧民的精神图腾——是青藏高原的生存环境，确立了生灵之间相互依存的主题，但藏民更愿意把一切归功于神。传说五世达赖曾经梦见过协绒的草原上有一对雌雄牦牛顶角相戏，认为这是一种吉兆，便命人模仿牦牛嬉戏，表演野牦牛舞。这种舞蹈一直延续至今。牦牛也从这个舞蹈中读懂了人类的语言。我们从人类的蹦跳中窥到了牦牛被板结的面孔和厚重的皮毛所掩饰的活力。与其他地区的动物崇拜不同，羌塘没有不准宰杀牦牛的禁忌，大概是因为高原牧民衣食住行皆离不开牦牛——它是酒杯边的美味，是帐篷，是牛皮筏，是藏人脚下永不疲倦的藏靴。每当牧场迁移的时候，它们都会负载起一个家族的全部家当，牛群如一大片的阴影在草原上浮动，牧犬紧随其后，仿佛一段铺张的叙事后一个轻松的句点。

四

一个牧民一生中交往的人可能不超过二十个——这项统计当然不包括在朝圣路上和寺庙仪式上见到的人群，我所指的，至

家的路。如同我们无须背诵就能说出我们所热爱的人物的名字，牧民的这份特异功能，想必出于与牛羊日夜厮守而形成的心理本能，而与刻苦的练习无关。

我眼中的草原风景，蕴藏着严格的游牧时间表，花朵的开谢和草色的转变意味着牧场的轮换。我看到时间以其变换的手语指挥着空间的转移。牧民的生命在四季中轮回，巨大的空间坐标系不可能准确地标识人们的每个停泊地，一个人也不可能明晰无误地指认自己的故居。（我不知道突然离家的人，几年之后如何再去寻找他流动的家。）他们往往只有群体记忆，广阔的草原是他们共同的地址。

社会生活的相似性，使个人化的记忆只能在家庭内部得以体现。如同钟鸣所说，它是最小的经济单位，也是最小的对话单位。它给你灯光、温暖、爱抚以及热情倾诉的满足。在空茫无边的草原反衬下，同一屋檐下人们的距离几近于零。在寒冷的冬季，一家人的面孔被炉子里的火光照亮，牛羊肉的油香也在炉火中慢慢涌动。厚厚的牛皮帐房把风暴隔绝于外，黏稠的青稞酒和嘹亮的歌声把草原上最严酷的时光变成节日。莫大的草原隔离了尘世的喧嚣，将一家老小孤悬于天边，然而这份在草原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弱存在里，却从来不曾丢失过世俗的快乐。在羌塘，即使一块石头，也是血脉贲张，充满活力。

物理属性的洞见以外，这个贯穿了摄入与排出的严丝合缝的循环系统，更令人感到惊奇。在牦牛们的饕餮之后，粪便又神奇地消失，化做灶底的火苗，给食物提供热度。我们看到生命在大地上疾走，生死歌哭、吃喝屎溺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链条，却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牲畜不留下粪便，人不留下肉体。

天葬是人类最绚烂的葬礼仪式。它不仅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为死者安置了灵堂，使他选择最快捷的道路尽早升天，而且，它让一个人的肉身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连骨块都要砸碎，和以糌粑，捏成块状，再将地上的血水擦拭干净，最终投给鹰隼。比起让尸体在泥土中慢慢腐烂或者在水流里被鱼虾噬咬，天葬如此决绝地断绝了死者与尘世的联系，让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生命迅速消失无踪。一个人从物理意义上消失得愈彻底，他的转世之路才会愈平坦。

天葬的第一道程序是“将尸体蜷曲，使之成为蹲式，把死者的头部弯到膝盖处，用白色藏被裹成胎儿状”^①，这个细节让我们又看到了生命降临时的姿态，终点与起点重合，如车轮的旋转，周而复始。草原把死亡之路掩盖起来，如同我们看不清婴儿降生时的来路。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他们只不过在不露痕迹地转换居所而已。每一张陌生的面孔可能都与远处的另一张有关。当然我们看不到转换的过程，看不到神灵在空中翻动的手掌。在草原上只能看到蓬勃健美的生命

^① 闫振中：《天葬》，见《聆听西藏》，第四六五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做轻薄的流云。他像往常那样肢解、切割和喂鹰，他的从容不迫中暗含着某种惊心动魄的成分。由他来护送她启程，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幸福的，她未来的道路抵消了他内心的伤痛。

在天葬场，人们能够看到用松柏枝叶点燃的青烟，成群的鹰鹫将根据这个信号的指示如约而至，神灵也会在青烟里悄然下界，引渡迷途的生命。

七

那曲是青藏公路的必经之地，成批的服装、丝麻、首饰、器皿、农具、食盐，被商旅们的牛车驮载着，从雪线下穿过。金银器皿的反光，皮革、绸缎以及藏药混合的香气，时断时续的人声，都夹杂在斑斓的阳光中闪烁而来。然而，日常生活、现实生活从来不能构成对他们精神的羁绊，即使虔诚的祷告难以在严酷的生存条件下得以兑现，他们也对神灵保持着最纯朴的敬意。当内地的人们企图将超越红尘的佛教与俗世中的交易原则接轨，把招财进宝、升官晋爵作为他们礼佛的动机，当他们以潦草的虔诚面对神灵，算计着对神灵的投入产出比，藏民们始终保持着风马旗一般朴实无华却永不褪色的宗教冲动。他们崇拜黄金，将所有的黄金涂抹在寺庙的金顶上，自己却在道路上行乞。如同贫穷一样，行乞在西藏从来不是嘲笑的对象。我甚至武断地认为宗教应是穷人的专利，他们瘦削、简单、敏锐，带着磨难之后的宁静，而大腹便便的



朝圣者

富人至少在外表上就与宗教的节欲精神发生冲撞。藏民们对内心的索求远甚于对现实的索求。我想起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精神的描述：“在俄罗斯人身上，没有欧洲人那种在不大的灵魂空间集聚自己能量的狭隘性，没有那种对时间与空间的经济打算和文化的集约性。旷野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产生了一系列俄罗斯美德和缺点。”^①“俄罗斯的灵魂，不是一颗资产者的灵魂，它从不在黄金的躯体前屈体，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去无限地爱这一灵魂。”^②

与那些被现实围困的人相比，藏民们或许是发现了“现时”的虚无性。人们普遍认为过去和未来都是虚无的，唯有现实可以把握，但在藏民们的价值体系中，它并不存在。现实是以“现时”为载体，时间永不停歇的流动决定了“现时”始终处于一种滑动的状态中，它是一个变节者，从来没有坚定的立场让人们信服和投靠。当我们自以为把握住现实的时候，它却正从我们眼前溜之大吉。“现时”永不固定，将是由无数消失了的过去和即将到来的未来组成，也就是说，它始终处于过去时和将来时两种时态中——已经消亡，或者即将来临，并在这两种时态中掩匿了自己的身影。只有未来是永恒的——它是我们“永不枯竭的生活资源”（张锐锋语），它在我们的前方，在我们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和不可及的疆域之外。

藏民们手中握着与我们不同的计时工具，并同时拥有特别的

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第五十六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② 同上书，第三十四页。

起来，成为一堵堵长达上百米、大半人高的玛尼墙。玛尼堆名为“多崩”——“十万经石”之意。信徒们每逢玛尼堆必丢一颗石子，丢一颗石子就等于念诵了一遍经文；玛尼堆上悬挂着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的布块，经幡随风摆动，每摆动一次就是向上天传送一遍经文。玛尼堆年复一年地增高，经幡一年几度地更新。经幡上印的、经板上刻的、转经筒里藏的、香客口中念的，都是那常读常新的著名的六字真言，音译为“嗡玛尼呗咪吽”。^①我看见六字真言正从各种规格形状的嘴唇里滑脱而出，组成多声部的和声，像水汽一样在湖边氤氲弥漫，向高处蒸腾，在被阳光映出的花斑里，现出风马旗一般的吉祥五色

在远处和近处，对纳木错的感觉不太一样。从远处看纳木错有一种不真实感，在近处看就更不真实。我所说的“远处”，是指念青唐古拉山的一条支脉。我站在山坡的冰雪上眺望，纳木错就是所有在我眼前跳动的光斑中最耀眼的一颗，像是弯曲如藏刀的山脉的边缘晃动的寒光，那份冷凝深入骨髓，仿佛白垩纪的石头。随着车子在山路上蜿蜒行进，寒光在我的记忆里时隐时现，直到雪山从反光镜里越退越远，我来到了纳木错的身边，我才发现它原来是一个熔炉，一个巨大的蓝色的熔炉，里面调制着诡谲的配方，将天空雪山、霞光云彩、生者死者都搅拌于它的旋涡里。那旋转的湖水就是一只巨大的转经筒，以万年不变的节奏发出始终如一的骨碌碌的声响，将一切有灵之物吸纳进来，而那些

① 马丽华：《藏北游历》，第六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